

好日子

爸爸開車載我們去摘橘子。

冬日裡難得的好天氣，陽光和煦，曬得人懶洋洋的。

在後座的我，看著窗外的風景一幀一幀向後掠過。田埂、樹林、灌溉的水圳，還有三三兩兩的檳榔樹。這從小看到大的景色，熟悉到讓人總在不經意之間，默默地錯過。

媽媽突然開口：「等一下經過老家，彎進巷子看一下。」她眼睛看著窗外，語氣很輕。像是隨口提起，又像是想了很久。爸爸「嗯」了一聲沒多問，只是在下個路口方向盤打了個轉。我從後座看過去，只看見媽媽的側臉，襯著窗外飛逝的風景。那張側臉我看了一輩子，此刻卻覺得有些許不同。

車子開進那條熟悉的小路。

門前的龍眼樹還在，比我記憶中更高、更大，枝葉茂密，撐開一片濃蔭，像一把巨大的傘，罩著那片荒蕪的磚瓦房。只是樹下再也沒有人了。

雜草長得比小腿高，淹沒了曾經的院子。紅磚牆上爬滿枯黃的枝條，屋頂的瓦片掉了好幾塊，露出裡頭的桁木。

最讓人吃驚的是雜物間的那扇木門。

不見了。

只剩一個黑黝黝的門框，如同一張忘了闔上的嘴，靜默地對著來人。

媽媽下車站在那裡，許久沒有說話。我也下車，站在她身後。風吹過來，草浪一波一波，發出沙沙的聲音。那聲音很輕，像有人在遠處說著話，卻聽不清說什麼。

我小時候也在庭院裡跑過。那時候外公和外婆都還在，表兄姊們也在。

夏日午後，我們在那棵龍眼樹下玩木頭人、跳房子，玩到滿頭大汗，玩到大人喊吃飯還不肯停。外婆就坐在門口的竹椅上，搖著扇子，眯著眼睛看我們。她不說話，只是看，偶爾喊一聲「較慢咧，別跋倒。」

她的聲音像夏季的暖風，溫和地撫過每個孩子。

有時我們玩累了，就賴在她身邊，搶著茶几上的冰鎮西瓜。她會把我們一個一個攬過去，用那雙粗糙的手撫去我們豆大的汗珠，然後從口袋裡掏出幾顆糖果，一人一顆，剛剛好。

「外婆，妳怎麼每次都有剛好的糖果？」我們問。

她笑了，那笑容裡有種說不出的溫柔：「外婆會數啊，一二三四，四個寶貝。」

她不認得紙上的字，卻從沒數錯過眼前的我們。

多年以後我才從媽媽那邊知道更多外婆的事。她是外公的第二個老婆，不識字，連自己的名字都寫得歪歪扭扭，收到的信件只能用信封上墨黑的字型分辨主人。娘家人對她不好，從她嫁出去那天起，就幾乎沒有往來。明明是有血緣關係的人，卻比陌生人還陌生，分明是給予依靠的所在，卻不願替她敞開大門。

但她從不提起這些。偶爾有人問起，她也只是笑笑，說一句「攏過去了。」，便把話題岔開。媽媽說，外婆這輩子最會的就是忍耐，把苦都吞進肚子裡，不讓任何人看見。

媽媽十五歲那年，決定上台北找工作。那時候鄉下務農的日子苦，年輕人總想去大城市闖一闖。外婆沒有阻止，只是幫她收拾行囊，在裡頭塞了幾個自己做的草仔粿，不發一語。

「阿母，我會趁大錢轉來有孝妳。」臨走前，媽媽這樣說。

外婆站在門口，看著女兒本就不大的背影越來越小，像看著一株剛移株的小樹。

結果不到一個禮拜，媽媽就哭著回家了。

台北不是她想的那樣。

她去應徵工廠，好消息，被錄取了。

然而讓一個國中剛畢業的小女孩，與陌生阿姨們一同住在工廠宿舍，面對未來的不安和陌生的環境，終究使媽媽崩潰。她搭了最後一班火車回家，乘著顛簸的末班公車，一路哭到家門口。外婆看見她，什麼也沒問。只是走過去，輕輕地

摸摸她的頭，像撫摸一隻受傷的小貓。

「無要緊。」外婆說，「轉來就好。」

接著，外婆去打聽高職夜校的事。她不識字，卻一個一個問人，從里長，問到學校，一路問到媽媽報名成功的那天。她用自己的方式，為女兒打開了一扇門。媽媽後來常說，如果那時候外婆罵她、怪她，她可能一輩子都不敢再去台北了。但外婆沒有。她只是摸摸她的頭，然後默默地幫她找了另一條路。

媽媽說，外婆很會挑日子。

外婆走的那年，在醫院躺了很久，身上插滿管子，有時候清醒，有時候昏迷。醫生說差不多了，讓家屬做好準備。

那時候大家都在等。

既希望她沒病痛的走，又不捨她走。

但外婆卻一直撐著，彷彿在等待某個好日子的到來。

媽媽後來才明白，外婆在等寒假。等所有孩子都放假，不用請假，不用匆忙，可以好好送她一程。她不識字，卻記得每個孫子的學校什麼時候放寒假。她把這些日期記在心裡，比畫在日曆上的紅圈還要清楚。

寒假第二天，媽媽陪她坐救護車，花了一個多小時，從台北的醫院回到老家。

她回家後沒幾個小時就走了。就像終於等到了什麼，可以安心的闔上雙眼。

那是我第一次面對死亡，小到不清楚死亡的意義。

我站在那棵龍眼樹下，看著架起的靈堂，還不太懂發生什麼事。

只知道外婆躺在一個大大的冰櫃裡，不會動，不會說話，不會再塞糖果給我。明明幾個暑假前她還好端端地坐在門口，搖著扇子看我們玩，怎麼突然就閉上眼睛不說話了？

大人們在廳堂折蓮花，金色的紙折成一朵朵，堆在紙箱裡。我跟著表兄姊們一起折金元寶，稚嫩的小手折得歪歪扭扭。陽光從窗外照進來，照在那堆金色的紙上，閃閃發亮。我偷偷抬頭看媽媽，看見她不知何時停下了摺紙的手，無聲地

抹去眼角的淚。

聽著師傅反覆的木魚聲，那是我有記憶以來，第一次看見媽媽哭。

院子裡那棵老龍眼樹還在，只是葉子落了大半。我們幾個不懂事的孩子折累了，就跑出去看那棵樹。樹上有我們刻的記號，有雙腳爬過的痕跡。暑假時的笑聲似乎還迴盪在樹梢。

誰也沒有說話。

接著不知道是誰先哭了，只依稀記得，最後我們都浸泡在自己與身旁的聲聲啜泣。那是我們第一次體會到，原來長大是這樣，有些人不在了，但她們種下的樹還在。而我們，就是她們用一輩子澆灌的樹。

如今我又站在這棵樹下。

媽媽還站在那裡，看著那個沒有門的門框。我不知道她在想什麼。可能在想十五歲離家的那天，外婆站在門口送她；或許在想她哭著從台北回來的那天，外婆摸摸她的頭說沒關係；也許在想救護車載著外婆回家的那個冬日。

我越過草叢走過去，握住她的手。

那隻溫暖的手，帶有少許粗糙的繭。順著不規則的掌紋，使我憶起外婆的那雙手，歷經風霜，卻又溫暖無比。想起外婆坐在門口搖扇子，看我們在龍眼樹下奔跑的樣子。

想起她說：「一二三四，四個寶貝。」

那時候她是種樹的人。現在，媽媽也成了種樹的人。她用自己的方式，一鏟一鏟地培土，一瓢一瓢地澆水，把我養成今天的模樣。

「媽。」我叫她。

她轉頭看我。陽光從龍眼樹的葉縫撒落下來，一地碎金，照在臉上。她的頭髮有了白絲，眼角有了細紋。她不再是當年的小女孩了。她是另一棵樹，努力撐開枝葉，為底下的小苗遮風擋雨。

「走吧。」她說，「去果園摘橘子。」

我們轉身上車。伴著車輛發動的引擎聲我又轉頭看了一眼那棵龍眼樹。

沒有門的房子，靜靜地佇立在那，滿院的陽光從樹葉縫篩落。風繞過樹梢，發出沙沙的聲音，像有人在輕輕說話。我突然想起外婆的聲音，軟軟的，像夏天午後的風。

較慢咧，別跌倒。

我沒有跌倒。只是握緊媽媽的手，繼續向前走。

縱然門框已空、屋瓦已碎，但外婆留下的愛依然像那棵龍眼樹，在荒蕪中扎根，亭亭如蓋，在風中沙沙作響。

外婆種下媽媽，媽媽種下我。如同接力般，前代蔭著下一代。媽媽接過那瓢水，一鏟一鏟地把我養大。我們就這樣長著，長成彼此的遮蔭，讓往後的每一天，都成了好日子。

車子繼續向前開，往橘子園的方向。

冬日的陽光斜斜照下來，就像外婆挑的那個好日子。